

820
8758

小說月報第十七卷第外

中國文學研究

(下)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



文

學

研

究

南京大學圖書館藏

中國文學研究所藏

中國文學研究

(下)



小說月報十七卷號外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中 國 文 學

國文講義	一冊	一元五角
馬氏文通	二冊	一元五角
經學通論	五冊	一元五角
經學歷史	一冊	三角
中國哲學史	大綱 上冊	一元二角
古書讀校法	一冊	五角
漢書藝文志	講疏 一冊	八角
諸子通誼	一冊	五角
中國文字學	一冊	一元二角
漢書補註補正	一冊	七角
古書源流	二冊	二元

(2285)

15-12-15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初版

（小說月報第十七卷號外）
（中國文學研究）

（布面一冊 定價大洋 肆元肆角）
（紙面二冊 定價大洋 貳元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 纂 者 鄭 振 鐸

代 售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代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分 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商務印書館發行

梁任公先生的著作

飲冰室叢著

特製四巨冊十二元
常製二十冊八元

本書爲先生自編棄取極嚴所列皆首尾完善先生生平著作之精華悉薈於此特付本館印行內容美不勝收讀之令人應接不暇

梁任公學術講演集

一二輯 各六角
第三輯 九角

本館搜集先生近數年來在國內各大學各學術團體之講演稿輯爲是編計共三集均就當時社會情形發表卓見指導青年學子不少

中國歷史研究法

一冊 七角

本書爲先生前年在南開大學之課外講演凡十餘萬言先將中國過去之史學界詳細批評其得失次明史學改造之新意義次論蒐集史料之法次論史學上推求因果之理法主旨在應用近世科學研究精神爲史學界開一新天地

先秦政治思想史

一冊 一元二

清代學術概論

一冊 六角半

陶淵明

一冊 四角

盾鼻集

二冊 八角

國民淺訓

一冊 一角半

曾文正公嘉言鈔

一冊 四角

墨子學案

一冊 七角半

墨經校釋

一冊 七角

大乘起信論考證

一冊 三角半

梁任公近著第一輯

三冊 各一元

商務印書館 影印古書

學津討原

二百冊 連史紙六開本 一百二十元
毛邊紙六開本 九十六元

此書嘉慶中虞山張海鵬所刻所收凡一百七十二部一千又四十三卷其中無單行本者十居八九與別種叢書互見者是正之功亦非他刻可及今依照贗閣初印本影印

續古逸叢書

二十二種四十六冊 夾頁紙大二開本一百廿二元
料半紙大三開本九十一元

此書由涵芬樓覓得之宋本影印而成均四部之要書不傳之秘册版本罕見筆墨精審力之古逸叢書之堪比擬以取叢刊之體以續黎氏之書篇好國故之士當必有取於斯

別下齋叢書並涉聞梓舊

四十冊 連史紙 廿二元
毛邊紙 十八元

海寧蔣氏別下齋叢書久為海內所重此兩書選擇精審校印尤佳所收各書均少單行之本原版現極罕見兩種裝備尤為難得今據初印精本影印清朗悅目

涵芬樓秘笈

第一集八冊 連史紙三元 第二至十集各八冊 連史紙二元半
毛邊紙二元半 毛邊紙二元

本館慨古書善本湮銷覆亡爰出涵芬樓所蓄秘籍世無傳本者校正印行仿知不足齋叢書之例刊成八本區為一集現已出至第十集尚擬陸續供獻於海內之嗜古者

四部叢刊單行本

(印有目錄贈閱)

是書選刻四部必錄之書凡三百二十三部八千五百四十八卷採用底本涵芬樓所藏外尤承海內外藏書家之助得宋本三十九金本二九本十八影宋寫本十八影元寫本五校本十八高麗舊刻本四釋道藏本二餘亦皆出明清精刻用石版覆印攝影傳神無異真蹟茲為購買便利起見特發行單行本以廣流傳

其 他 舊 籍 詳 載 舊 學 書 目 承 索 即 寄

汲古閣

即如

可讀

用什

唐四名

定價

寶氏聯珠集
李賀歌詩

唐風集
唐英歌詩

五唐人

定價

連史紙印 三元
毛邊紙印 二元四角

孟襄陽集三卷 孟浩然撰

孟東野集十卷附一卷 孟郊撰

追昔遊集三卷 李紳撰

金荃集七卷別集一卷 溫庭筠撰

香奩集韓偓撰

唐六名家集六冊一函

是書校刻精審其商

影

印

為撰

二函

元元

問撰

一卷

一卷

17 A 乙

翠寒集 牙無撰
倪雲林先生詩集六卷附錄一卷

南村詩集四卷 陶宗儀撰

句曲外史集三卷 補遺三卷附一

霞外詩集十卷 馬臻撰

薛許昌詩集十卷 薛能撰

書 号

登記号

梵劇體例及其在漢劇上底點點滴

滴

許地山

引端

這篇文字是我預定要寫底「印度伊蘭文學與宋元戲劇小說底關係」底一部分。在小說方面，材料既很有限，個人的知識又很淺陋，工夫又用得不够，故我承認這篇文字只是倡發問題，不是研究成功的結果。我將這個有趣的問題提出來和同志們商量，希望大家能在中國文學史底破紙堆裏找出一段中印思想活動底連環。我初時很肯定宋元底戲劇和小說受了印度伊蘭文學底影響很大，從文體上比較起來，兩方固然有許多相同之點；但是兩方文學互相影響底史實，我還找不出許多來。我所謂「史實」便是同一種材料在兩方的文學中都可以找得出來底事情。如我國猴精孫悟空與印度猴王訶奴曼（Hanuman）底神變事迹，孝子董永（註一）遇天女與散答奴（Shantanu）與天堂河神女菟伽底奇遇，都是鱗爪爪不能一概論定。故這篇文字應視為比較的研究品，不可當做論定的製作品。

我很懷疑中國小說受伊蘭文學底影響比受印度底大。因為我從波斯文學中底短篇散文或小說找出些少與中國相似的。最惹我注意底是薩地底薔薇園（Sadi: Gulistan）薩地生於南宋孝宗淳熙二年（西一一七五），正是我國平話初盛時代。這位大作家底足迹與文名遍於中央亞細亞，極東到過新疆底疏勒，其地當時為西遼國境，為商侶往來衝要的驛站，南朝輸出中亞底貨物間或經過此地，故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係。中亞及伊蘭小說文體本如印度，一篇之中敘事每兼歌誦。印度文學中之大兄弟書，五經書，及諸讚佛乘等文體上都是與伊蘭底差不多。讚佛乘多為迦溼彌羅及伊蘭創作，隋唐時代先後流通於中土，故研究中國小說，也應當涉及佛乘文體之結構。波斯自被回族克服後，回教文學就起來代替了佛教文學。從前所有讚佛的詩歌戲劇，因為與回教思想衝突底緣故，暫就淪亡，戲劇底喪失尤甚。演戲是回教人所不喜

底。但在詩歌和小說一方面，因為混合了天方的文化，頗能別開生面。宋朝與西方諸國，海陸底交通多在回教人手裏，故回教底文學間中也流入中國沿岸。最惹人注意底可以說是在泉州找出來底南番文字（註二），這是兩首亞拉伯的詩，而當時的人誤以為是「南番三寶名」。一位英國朋友又告訴我說在安南底小說裏有一本很和天方夜譚相似，曾有法國學者將二者底比較發表於河內遠東學院底學報上（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但我還未曾查得出來。這些小說方面零斷的材料，當俟日後再細細地去整理，現在暫時擱下，且論戲劇。

一 中古時代中國與近西底交通

為說話上底方便，我姑名葱嶺以西和以南諸國（中亞、印度、伊蘭高原乃至亞拉伯）為「近西」，以別於「泰西」或「遠西」。中國文化與近西諸國底關係可以說自通西域以後，甚或在前，就有了底。最古的影響便是波斯天文學裏底五行思想；其次是突厥歷法底十二支生肖（註三）；最大的便是印度底宗教思想。自漢朝以後，通近西諸國底道路已經有好幾條，最主要的，陸路是有名的天山路，水路是南海。天山路雖常因戰爭而間斷，但南海路更以風濤底危險不常宜於航駕，故對於前一條路底交通還算比較地繁密。

中國和近西諸國底交通最初是蠶絲底貿易。在中古時代，回教興起以前，近西諸國底商業多半在波斯人底手裏。他們是絲商，同時又是顧客。但在中國西北邊底突厥（註四）人也是絲綢和其他中國貨物底轉運商。因此，突厥人便開了一條直通波斯底大路，為底是要和波斯以西底顧客直接交易，不必再經過波斯人底發行手續。在隋唐之際，回教起於天方，勢力日大，乃至向東侵入波斯，因此突厥與波斯底商情一變。天方人既入波斯，對於市場上底中國貨異常羨慕，因為要求量驟然增長，致鼓勵了許多波斯商人踰過葱嶺來到天山南路底大互市場和中國商人直接交易。那時聚在塔里木河沿岸底商賈雖多數是突厥人，但已經有不少的波斯人了。從那時起，波斯人才直接與中國人做買賣；可是轉運貨物底腳夫還得用突厥人，因為他們還不大熟悉路途底原故（註五）。波斯與中國直接貿易底事業不久就被回教商人奪過去，故我們當時的史家只知道西方商人有一「大食」而不知有「波刺斯」。

中國史家名回教人爲「大食人」或「答失蠻」。大食是中古波斯語 *Tadjik* 底譯音；近代波斯語當作 *Tāzi*。亞拉伯民族中有一族名「大」(*ʿAṣ*)，故波斯人用以名當時的天方國人，浸假而成爲回教徒或亞拉伯底代名「大食」。後來波斯人知道大食不過是回教民族之一，又復縮小這代名字底意義，用來稱呼那些住在波斯東北底回人。故波斯人所指底「大食」是住在帕米爾一帶底回人。「大食」底意義雖然縮小，但中國史家仍以此名當時的天方國人。

要研究中國與近西諸國底交通，大食地理學家可以供給我們許多材料。史家如戴巴利 (*Ṭabarī*) 所寫底史記雖然可以找出許多材料，但要記載得詳細而有系統的，還是地理學者底著作要緊一點。大食地理學家記通中國底水陸道路有許多條，依魯士大 (*Ibn Rusta*) 底寶物集 (*Al-Aʿlāk al-naʿīsa*) 此書成於公元九〇三年當中國唐昭宗天復三年。所記天方通東方底道路有七條。

- 一、從天方東行到中國邊地，通過中國，再由南部海岸到安南之 *Sind* (?) 新登。
- 二、由中國到印度，再到新登。
- 三、由北中國至印度。
- 四、從西藏入中國。
- 五、從東方底雅珠 (*Yādjūdj*) 入火羅山 (*Khorāsān*) 之北。
- 六、從瑪珠 (*Mādjudj*) 經喀利 (*Khazars*)。
- 七、從雅珠之北經突厥，還至裏海岸。

魯士大說在以上所列國土之北還有許多國，從東方底雅珠算起，西行經過塔古斯古 (*Toghuzghuz*)，突厥，亞蘭 (*Alans*)，亞婆斯 (*Abars*)，布加爾 (*Bulghars*)，薩加利霸 (*Sakāliha*) 諸地而至西洋。稍後於魯士大還有一位地理學家名馬速地 (*Maṣūdī*) 於公元九五六年 (當中國後周世宗顯德三年) 寫了一本通告與解明 (*Al-Tanbīh wa'l-Ishraf*)，所記與魯士大互有出入之處。他所記載底主於通北中國底道路，他把雅珠與瑪珠並爲第六條路，又將雅瓦馬利 (*Yawamāris*) 與中國並爲第七條。他說在遠東最有文物的國家除中國以外就算到新羅 (*Al-Sīlā* 或譯作日本)，從

那裏直到雅珠和瑪珠間有長城蜿蜒於山峽間，是亞力山大建底城後便是山嶺，從那裏展爲雅珠與瑪珠底平原。那長城底起點是在第七路境外沒有居民底地方，從那裏向南，直至「暗洋」而止。

在魯士大和馬速地之前，還有一位曾做過道路管理官底柯大關 (Ibn Khuradbeh, ?-849 A.D.) 也於公元八四六年 (當中國唐武宗會昌六年) 寫了一本諸國道路誌 (Kitāb al-Masālik wa'l-Mamālik) 這書雖是主於記載海道，但也記了一點陸路底光景。他述說一隊在羅丹 (Rādhān) 底猶太商人從佛蘭克 (Franks) 領地運貨東行，一過了史拉夫族底魯姆 (Rūm) 便是喀薩爾 (Khazars) 底都城甘荔支 (Khamlīdj)，從此渡裏海，巴爾克 (Balkh) 縛葛平原 (Trans-Oxiana) (註六) 塔古斯古，而至中國。他對於從縛葛平原以東底道路講得詳細一點。他說縛葛河 (R. Oxus 又作嬌水) 底上游是波謎羅 (今作帕米爾) 與吐火羅 (Tokharistan) 分道底地方，突厥人常在波謎羅這邊等候，見有客商經過便令他們停止，然後涉過河去，把人物都領過來，再分配到中國或印度去。他說這些山居的突厥人很有本領，雖在那古沙如海，渡過無迹底境界也能認識途跋涉過去。他名這些突厥人爲 Shikinān 即玄奘西域記底尸棄尼 (Shikine) 但我們要注意柯大關所謂尸棄尼人是泛指住在吐火羅全境底人而言，故其中當然也有亞利安人，他所說底光景，到今日還是那樣。旅行家常讚美帕米爾底達爾瓦子 (Darwāz) 與宿安人 (Shugnan) 後者便是柯大關所指底尸棄尼。

唐朝底突厥領有天山一帶，那裏是中國文化與近西諸國文化接觸底地方。突厥諸王中有些名義上雖受中國底封號，但事實上，天朝「補革婆」(Fughfūr 或 Bughpur，突厥語「天子」) 底權威不能盡地行使，他們爲抵禦回教人底侵入，每向中國求援，故自一般的大食人眼中看來，突厥只是中國底一部。柯大關因從海道所得底經驗，故把中突底境界分得很詳細，不但如此，他還說中國與突厥不屬於同一洲裏，他分世界爲四洲，即亞路法 (Arūfā 即歐洲) 呂比亞 (Lūbiya 即非洲) 伊丟非亞 (Ithiyūfya) 及伊士古提亞 (Iskūtiya) 伊丟非亞即今所謂 Ethiopia 其地包含地哈摩 (Tihāma) 耶門 (Yemen) 新登印度、中國等伊士古提亞即 Scotia 包含阿米利亞 (Armenia) 火羅山、突厥、喀薩爾諸國。

柯大關之外還有一位葛底止 (Abū Sa'īd 'Abd al-Haīy Ibn Duḥāk Gardīzī, cat. Pers. Brit. Mus. 1071 a)

也記了一段從吐魯蕃至可汗殿 (Khandān 即西安府) 底道路葛底止說從塔古斯古境底支那茲客 (ġināndjket, 即

Turfān Kara Khodjo) 到古漢 (Kumal) 須要八天; 在巴格·蘇羅 (Bagh Shūrā) 地方有河, 要船纔可以渡過去; 從此

經過七月底草原而至沙州 (Shačau) 有城名燉泉 (Dun-chuan 燉煌或酒泉) 又過了三日到積石沙漠 (Senglakh)

又經七日至肅州 (Sukhčau) 又四日至甘州 (Khamčau) 又過八日至「古開」(Kučā) 又十五日至「乾」河 (Kiyan, 即

黃河) 要乘船才能渡去。他說從巴格蘇羅至中國都城可汗殿須一月路程, 但照上頭底計算, 應當說四十三天才對。他又

說這條路每驛都有很好的客舍, 羅列道傍。這條路自然是甘肅通近西諸國底大路, 即所謂天山北路是。元時, 凡要到西邊

去底軍隊, 商侶, 都從這條路走。到蒙古衰敗, 路政失修, 這條大路也就荒廢了。

以上所述都是陸路, 以下就要說到水路方面。

與魯士大同時底大食人都知道有一條水路可以通南中國。魯士大甚至以中國爲海國。他說『印度海底東邊, 自地茲母克蘭 (Tiznukrān) 海島起, 至中國止; 西邊, 自亞丁 (Aden) 灣起, 至爪哇止。』他以為印度洋有東西兩部, 東部自地茲母克蘭島至中國, 從這洋面, 行第四條路可以直達西藏, 行第五和第七條, 就可以達到雅珠和瑪珠。他以為從巴色拉 (Basra) 到中國只用一帆可到; 印度也在這海裏。大食人相傳世界有七個海洋, 各洋底風候、氣味、顏色、生物, 等等, 都不同。故魯士大以為地茲母克蘭之外還有海洋, 只是印度洋而已。他又說, 『各個回人到了中國邊境一個地方名新羅, 那裏有許多金, 一住下就永不願意回來。』新羅 (或指日本) 是穆民所羨底地方, 故大食地理家時常提到。

馬速地也說『穆民底船從那裏 (指印度) 出發要到「日大」(Djidda) 和「庫順」(al-kulzuma) 去, 有時被新登底海盜所劫。他們叫做亞拉每 (Almaid) 和巴瓦利子 (Bawāridj), 很與地中海底沙瓦尼 (Shawānī) 相同。』馬速地在他底金底草原 (Murūdī al-Dhahab, 作於公元九四七年, 當中國後漢高祖天福元年; 修正於後周世宗顯德三年) 述說, 『在舊時中國船航駛到阿們 (Amen) 地方, 又到西拉弗 (Siraf) 法耳士 (Fārs) 與巴嚇連 (Bahrain) 沿岸, 又到烏波拉 (Obolla) 和巴色拉 (Basra) 上面所舉各地也有船直接到中國去。但是現在已不如從前, 因為正義再不能靠得

住上舉諸地在中國底事業正衝犯着這個光景。這大概是因五代時中國大亂，外商不但沒得受保護，反被苛徵，故他說「正義靠不住」。那時中國與大食底海路交通雖不能直接，但廣府 (Khanfu) 和天方底船仍可以在哥拉 (Galla = Point de Galle) 互市。有一位與馬速地同時底颶林建商人會照着這條水路航到中國。當時有個哥來史 (Koraisih) 人因在巴色拉城起了所謂十年底「奴隸革命」(公元八六九至八七九年，當中國唐懿宗咸通十年至僖宗乾符六年)，他便從巴色拉乘船經印度而至中國底廣府上陸。廣府是個買賣城，海船從巴色拉、阿們、亞拉弗、印度、沙巴島 (al-Zabadj) 新弗 (Sinf) 諸地來底都到那城去下錨。從這河口駛到新弗須要六七天底工夫。馬速地又說中國船也會到過西邊去。他說『幼弗拉底河 (Euphrates) 底水會流入依拉 (Hira) 地方，它底舊河床名爲阿德 (al-'atik) 喀底西耶 (Kadisīya) 底戰役曾在那裏做過戰場，其遺址到現在還可以看得見。這河流入亞比西尼安海 (Abyssinian 卽印度洋)。從前海水來到現在所謂那遮弗 (al-Nadja) 底地方，印度和中國底船爲依拉國王定期從他們底國土去到那裏』。

柯大關記自大食到中國底水程說，自巴色拉經新弗，由此水陸兼程計一百法薩 (Farsakh，每法薩計二英里) 而至第一個中國口岸潞良 (Lukin)，從此到中國最大的海口廣府須要四日水程和二十日陸程。從廣府到泉州 (Khandju) 八日，從泉州到杭州 (Kansu) 二十日。每個中國海市都建在大河沿岸，潮水依時消長，故利於航運。中國底海岸很長，從阿馬必爾 (Armabil) 起，到盡頭要兩個月底路程。在中國有三百個繁盛的城，其中有九十個是特別有名的。從海道入西藏，便是中國北境邊地，和在印度西邊底突厥領地。中國東界「瓦瓦」 (al-Wakwak)，其地產金。中國底盡頭便是杭州對過底新羅，那裏多山，又多大王，因爲產金很多，故穆民多居留在那裏。從那裏過去，就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了。史伯林堅 (Sprengen) 說從阿蠻 (Omān) 到中國底第一海口並不是基拉 (Kila 卽馬六甲城，Malakka) 乃是哥拉。他說「新弗」卽南交趾支那底占波 (Tshampa 又作占城)「潞良」卽在那裏底「桑開」河 (Songkoi 瀾滄江) 口。

論到當時廣州底情形，有一位會到過可汗殿底瓦伯 (Ibn Wahb) 說那裏是回人與中國互市底中心，可是那海市常常失火，船在海面既常破壞，又常遇着海盜，因此買賣不大興旺。又有一位蘇來曼 (Sulaimān) 說，中國朝廷委了一位法官駐在大食人底居留地；又說從波斯灣 (?) 到廣府底水程是淡水的，那裏是在一位知府 (Difu) 底治下。當回歷二六

四年（公元八七八）唐僖宗乾符五年）黃巢（Banahua）叛時，這城底居民死亡約計十二萬人，其中穆民、景教人、猶太人、慕閣等，大概是因為廣府有亂，所以外洋客商多移到泉州去。

泉州，大食人有些寫做 *Khāndjū*，依亞拉伯地理書目（*Bibl. Geogr. Arab.* VI）所證，大概是書手抄 *Djandjū* 時誤以 *Djān* 為 *Khān* 所致。此地距齊墩（*Zaitun*）不遠。齊墩底名出於亞拉伯底地理書中最後巴都達（*Ibn Batuta*）是第一個從齊墩上陸入中國內地底。有些大食地理家以為齊墩是泉州底別名，但這想是「刺桐」或秀途（土語作臭土）底轉音。這小市鎮離泉州不遠，現在還是入府城底碼頭。回教人在泉州居留底時期一定很早，因為可蘭經有一段記到泉州底事。現在泉州還有一座殘廢的天方建築物，這自然是大食人底禮拜寺。依寺中回文底碑記說，該寺建於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公元一〇一〇）；元武宗至大三年重建（公元一三二〇）。（碑文翻譯見通報 *Vol. XII, 1911, p. 704*）這樣看來，大食在泉州殖民當在宋真宗以前。

大食人販到中國底貨物，自唐至元都是從上舉水陸兩條路運來底。因為他們底貨物要經過波斯和印度底海口，然後能到中國，故往來中，除回教傳教士和商人以外，自然還有不少印度人和伊蘭人在陸路方面也是要越過伊蘭高原才能到帕米爾和天山一帶；所以從水陸兩方面，印度、伊蘭乃至天方底文物直接或間接地輸入，少有停止。

二 宋元以前底外國歌舞

因為我手裏所有關於兩方面底史實不夠，故不敢準說我們底歌舞受印度、伊蘭底影響到什麼程度；但從比較的研究所得的結果看來，我覺兩方相互的關係很顯然。波耳底支那事物（*J. Dyer Ball: Things Chinese, p. 707*）有幾句話很可以叫我們注意。他說：『中國劇底理想完全是希拉的，其面具、歌曲、音樂、科白、齣頭、動作，都是希拉的……中國劇底思想是外國的，只有情節和語言是中國的而已。』誠然，希拉思想自亞力山大以後，在漢唐之際也曾跟着駱駝隊混進天山來。最顯然的，是在宗教藝術方面，考古家對於六朝及唐代底雕刻或塑像有所謂「中希派」者，是其例。

凡一種事物或一個理想要被別人底底感化，必要經過相當的時間纔能達到顯然的程度。近代之所謂「歐化」並不

是民國以來仗着留學生底法螺吹起來底。我們當要回溯到幾百年前，遠一點，當從中國與西洋交通說起；最近也須從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和紅毛商人來華底時候講下來。故我們可以承認漢唐間外國文物輸入底數量很多，不過都是在無意中搬進來底。當時人既沒有本國與外國底成見，並也沒有所謂系統的，負責的介紹。外國的東西一進來，便當它是「入貢」的，合用呢，就給它另起一個名字；奇怪一點底呢，就加上一個「胡」字或「番」字的徽號。前底例，如 *Borus* 之爲「葡萄」；*Sukavallabha* 之爲「安石榴」；*Candan* 之爲「旃檀」後底例更多，自胡琴、胡床、番茄、番薯，乃至胡跪、番攤等都是。是故某種事物除了完全從外國搬來底以外，其他受了外來的影響與否，只可從它底自身找出些痕迹來。

中國詩歌，自漢魏以後就大變遷，甚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樂器底更變。當時胡樂雅樂交行國中，而胡樂中以鼓吹，或橫吹曲爲最先。我們在史乘可以找出來底有下列幾條：冊府元龜（卷五百七十）作樂六夷樂：

武帝時，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得胡角，傳其法於西京。（橫吹雙角，卽胡舞也。）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樂舞。（後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鳩、龍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靈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

前涼張重華據涼州，時天竺國重四譯來貢其樂。樂器有鳳首箏、篳篥、琵琶、五絃、笛、毛圓、銅鼓、都曇、銅鼓等，九種爲一部，工十二人；樂曲有沙石疆、舞曲有矢曲。後涼呂光既滅龜茲，因得其樂。樂器有豎箏、篳篥、琵琶、五絃、笙、笛、簫、簫、簫、毛圓、鼓、都曇、答臘鼓、腰鼓、羯鼓、鼗鼓、銅鼓具等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二人；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婆伽兒、舞曲有小天、疎勒、監（呂氏亡，其樂亡散。後魏有中原，復獲之；至隋有「西龜茲」之號，凡三部；開元中大盛於時。）（註七）

後魏太武既平北燕，馮氏通西域，得疎勒、安國等樂。疎勒樂器有豎箏、篳篥、琵琶、五絃、笛、簫、簫、簫、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十種爲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元利死讓、樂舞曲有遠解、曲有鹽曲。安國樂有箏、篳篥、琵琶、五絃、笛、簫、雙簫、正鼓、和銅、鉦、等簫、小簫、桃皮簫、齊鼓、擔鼓具等十四等爲一部，工十八人；歌曲有歌芝栖、舞曲有舞枝栖。

北齊文宣愛龜茲樂，每彈嘗自擊胡鼓和之。後周武帝保定五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

更雜以高昌之舊（初太祖輔魏之時，高昌款附，乃得其妓，教習以備享宴之禮。又云，康國起自周閔帝聘北狄女爲后，得其所獲西戎狄伎，因得其聲，樂器有笛、正鼓、銅鈸等爲一部，工七人）；並於太樂習焉，採用其聲，被於鐘石，取周官制陳之。（又云，武帝聘虜女爲后，西域諸國來賡，如（是）龜茲、疎勒、康國之樂大聚長安，胡兒令羯人白智通教習，雜以新聲。）

看來在六朝時西域諸國底樂舞樂器陸續介紹進來，甚至用外國人來專教。當時的龜茲、康國等所用的樂多半是從伊蘭或印度傳來底，恐怕其中宗教（多數是佛教）底歌曲佔最多數。其餘的，如所謂「雜戲」者也隨着進來。冊府元龜（卷五百六十七）掌禮部作樂記後魏道武帝天興六年事說：

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戲，造五兵、角抵、麒麟、鳳凰、仙人、長蛇、白象、白虎，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車、高短百尺，長趨緣幢，跳丸五案，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

大武時，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得其伶人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鑿鼓舞，設於樂署。

樂舞到隋朝，受外國影響底事實更爲顯然。冊府元龜（五百六十九）作樂五載煬帝時：

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於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旦以縱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繡繪綵，其歌舞者多爲婦人，服鳴環，佩玉飾，以毛毼者，殆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衣服，而兩京繪錦爲之中虛。

初高祖定令置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樂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又雜有疎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至是乃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爲九部。樂器、工衣，創造既成，大備於茲矣。

又同書卷五百七十載

煬帝大業中，平林邑，獲扶南樂工及其匏琴，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轉寫其聲。（又云，五方師子舞——師子擊獸，出於西南夷天竺、獅子等國——綴毛爲之，人居其中，像其俛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乘拂爲習弄之狀。五獅子各位其方

色，百四十人歌太平樂舞，并以足持繩者，服飾作崑崙狀。是時帝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爲九部樂器，工衣創造既成，大備於茲矣。（臣欽若等曰：清樂、禮畢二部，中夏之樂，餘七部並夷樂也。）

楊帝定九部樂，只有清樂和禮畢是中夏之樂，又以天竺音譜寫扶南樂，是知當時近西諸國中，伊蘭以北諸國底樂舞在中國很盛行，而天竺樂律或爲衆夷樂底標準也未可知。天竺樂舞多與宗教有關係，故所傳入者，從名字上，有些還可以推尋出來。夢溪筆談（卷五）載：

大業中，楊帝乃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爲九部。

西涼五曲：楊澤新聲、神白馬、永世樂、萬世豐解、于闐佛舞。

龜茲二十曲：萬歲樂、藏鉤樂、七夕相逢樂、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投壺樂、舞席同心、髻泛龍舟、鬪雞子、鬪百草、善善還舊宮、長樂花十二時曲、摩尼解、婆伽兒舞、小天舞、聖明樂、疎勒鹽。

天竺二曲：沙石疆歌、天曲樂舞。

康國四曲：戢殿農和正歌、末奚波池舞曲、前拔地舞曲、惠地舞曲。

疎勒三曲：兀利死遜歌、遠服舞、監曲舞。

安國三曲：附薩單時歌、居和祇解、末奚舞。

高麗二曲：芝栖歌、芝栖舞。

禮畢二曲：單交路行、散花舞。

唐初因之。

唐時樂歌從西域傳來底更多，在詞曲裏可以找出些痕迹底，如穆護沙、踏搖娘、蘇幕遮、霓裳羽衣曲等，是方以智通雅（二十九）：

樂府有穆護沙，升菴曰：隋朝曲也，與水調河傳同時，皆隋開汴河作，其聲犯角，至今訛「沙」爲「終」云。智見唐有大秦，穆護祇僧二千餘人，今以曲名，蓋西方之音，如伊州曲、梁州曲也。墨莊漫錄曰：『蘇陰和尚作穆護歌，又地里風水家亦